

兴来独语

记忆中的红气球

刘福琪/文

《记忆中的红气球》是一部短剧,讲的是发生在加拿大渥太华的真实故事。在观看这个九分钟左右的短剧时,我掉泪将近8分钟。现在把这出短剧改写成一篇散文,或者说以散文形式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叙述出来,用以表达我对加拿大警察先生们的敬意,并以此转赠给我们中国的警察同志们。因为我们中国的警察同志,屡屡出现过、时时出现着、并将继续源源不断地出现值得剧作家改编为短剧或长剧的真实故事,让观众观看一分钟,掉泪一分钟。

Jerry今年5岁,心魄像头顶的晴空一样清澈无隐,像草尖的朝露一般润洁无瑕。那一天,爸爸把姥姥接来照料Jerry,立刻陪妈妈坐救护车去了医院。四五天后,推门而入的只有爸爸一个人。望着小Jerry狐疑的目光,爸爸平静地说,妈妈去了天堂,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Jerry信以为真,但他想念妈妈。姥姥回到她自己的家,Jerry与爸爸恢复了往日的的生活常态。早晨,爸爸开车送他去幼儿园;下午,准点把他接回家。日复一日,Jerry对妈妈的思念与日俱增。白天见不到妈妈,夜里做梦总和妈妈在一起,妈妈围着鲜艳的红围巾,幸福地依偎着Jerry,温柔地低吟浅唱。终于隐忍不住,趁爸爸出门修剪花坛,他拨打了求救电话。对方首先开口:“这里是911,我是警官Tom。请告诉我你的名字、地址和你打电话的原因。”

Jerry一时语塞,怀疑警官能否帮他找到妈妈,又担心妈妈如果回来,会不会影响她在天堂的工作,爸爸说妈忙得很呢。警官Tom误会了,发起了态度:“小调皮,占用警线犯法呀,法官会狠狠教训你的呀!”

Jerry坦露出寻找妈妈的恳求,声调一定含有哭韵,警官Tom变得亲切而柔和,再一次问他叫什么,住哪里,几岁了,怎么知道妈妈去了天堂,爸爸都告诉了他些什么。

Tom明白他面对的是怎样家庭里一个怎样的孩子,但他目前所能做的事情,只能是按着Jerry爸爸仁爱的谎话继续善意地撒谎:“你爸爸说得对,妈妈肯定很忙,近期不能回来,但妈妈也很想你,她时刻盼望你听爸爸话,听老师话,和小朋友们快快乐乐在一起。”天真的孩子有时也会多虑,小Jerry质疑道:“我能相信你吗?”

警官说:“我是警察,警察是不撒谎的。”警察的道德标准不仅仅是对弱者进行安慰,还应当设法解决。警官Tom马上向小Jerry提出了解决思念妈妈的办法。他说:“不过你可以让爸爸多买些气球,你把要向妈妈讲的话写在薄薄的卡片上,把卡片系在气球上,气球飞上天空,飞到天堂,你妈妈就知道了,就放心了。记住,一定要红色的,红色最鲜艳,妈妈一眼就能看到。”

精彩纷呈、曲折动人的情节都是生活本身自然而然、水到渠成地创造出来的,靠文人闭门造车般胡乱编造无济于事。警官Tom未曾料到,气球载卡片,只能慰藉孩子于一时。数星期后,小Jerry的电话又打进来,劈头诉委



屈道:“Tom警官,我每天都给妈妈写一封信,妈妈都没收到。不然,妈妈一定会给Jerry写回信的。”

警官Tom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。天天伏在桌上心神凝重地写信,天天向着浩瀚的太空投放红色的气球,天天在迫切的等待里巴望妈妈甜蜜的话语。一个刚届五岁的孩子,稚嫩的肩膀何堪这么沉重的精神负荷?必须驱散孩子心灵深处的浓重雾霾,必须帮助孩子建造一个明丽欢畅、朝气蓬勃、坚不可摧的内心世界。此时此刻,他觉得手头所有工作都居次要位置,唯小Jerry十万火急。他一脸严肃地说:“你的信妈妈没收到。她可能旅游去了,也可能因为你没把卡片系牢,飞到天堂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红色的气球。你看我什么时候到你家去?你写信,我系卡片,保证妈妈能收到。”小Jerry当然高兴早点见到这位新朋友啦!

警官Tom如期而至,见到了他的新朋友,也见到了新朋友的爸爸,三人磋商很久。念及信件过频会耽误妈妈在天堂的工作,绑扎不牢会造成卡片丢失,达成的决议是:小Jerry每月只给妈妈写信一次,卡片由警官Tom亲手牢牢绑扎到气球上。

从此以后,妈妈每月收到小Jerry卡片一张,小Jerry每月收到妈妈回信一纸。不过,妈妈的回信都是投寄给警察局,由警官Tom转交给小Jerry。小Jerry的每一项进步,都让妈妈快乐;妈妈的每一句叮嘱和鼓励,都给小Jerry带来喜悦、信心和勇气。

寒来暑往,斗转星移,等小Jerry终于明白天堂是个什么地方的时候,除了看照片,妈妈的音容笑貌已经模糊不清了。而另一个形象,无论何时何地,却总是挥之不去:明亮的双眸,刚毅的双唇,一身挺拔的警服显得威严而可亲。他是Jerry的忘年之交、渥太华警官Tom叔叔。

若干年间,只要晤面,逐渐长成少年的Jerry与警官Tom总要谈及遥远记忆中的那些红气球。

感悟人生

让自己优雅转身

马德/文

有些事,没必要给别人解释。尤其是那些不值得的人,为他们去解释,只会让所有的值得,变得一文不值。

关键是,你解释了,他也未必能听进去。倘若他有听进去的耐心,就会有先行理解你的意愿。有些质疑,动机原本不纯净,对方是奔着看你的笑话去的,你一认真,就容易中了圈套。

真的没必要急着为谁去解释什么。有些事情,放一放,懂的人自然也就懂了。即便是动机邪恶的人,在你的慢条斯理中,也渐次偃旗息鼓。你不在乎,他也就觉得没意思了。

有的人,只在需要你的时候,才想起你。

平时没个电话,也没个问候,需要帮忙的时候,突然凑在你面前,历数过去了八辈子那点子事。在实用主义哲学面前,对方的面目越和悦,你觉得越可憎。

其实连实用哲学都算不上,充其量是利用哲学:有用就靠前,没用就靠后。利用哲学消散了最后的人情味儿。他们的世界里,只有两种人:有用的和没用的。而他们只周旋逢迎在有用的世界里。

在这样的绝情面前,你觉得无情,恰好说明了你的温情——你愿意为这个世界拿出爱,也希望被爱惠泽的地方,再有温暖流淌。但事实上是,你是什么样的人,别人未必如你所愿,成为你所期望的人。你有那么多失望,只是因为你有过那么多期望。你觉得对方那么冷,只是因为曾死心塌地地暖过。

现实的世界,不跟你玩狗吠深巷中那么隐约的,它连个迂回都没有,直接就鸡鸣桑树颠了。在这样的人面前,就认了吧。这样做,不是要放过谁,而是要放过自己。

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付出,未必求回报,但一定渴望回应。就像朝大山喊一嗓子,尽管一转身走掉了,过了很久,才听到了隐约的回声,你也会高兴。因为,那一嗓子,没有白喊,有一面山,听懂了你的挚诚。

这原本是他人人格的一份答卷。付出的人,却乐于在这张试卷上,看到自己这颗心的轻重。

求回报的付出,要的是彼此对等的交换感,这样的付出,目的性太强,也容易受伤。原因很简单,一来不好遇上愿为你对等的人,二来也不易有恰如其分的事。你锱铢必较,于是,便觉全世界都对不起你。

求回应的付出,对报答看得清浅。他们所要的,是一种良知的匹配感。也就是说,对方有良心就行,你付出的一怀赤诚,他能懂。

人生路上,如果遇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,记住,这样的人千万不要错过放过。当然了,有的人深沉,十年二十年之后,他才以雪中送炭的姿势走向你。这样的人,不愿意锦上添花,却在心底的最深处盛着你。

在你得意的时候,躲在一个角落里,离你远远的;只有你落魄的时候,才站出来,给你最深沉最厚重的温暖和安慰——这样的人,最考验你的心性。

一颗出走的心,只有在落魄无依时,才会有清醒的回望。只有在繁花散去尘埃落尽时,才明白谁对他真的好。

这时候如果有人回来了,心也就跟着一起回来了。从此,始终不渝,再难旁骛。

所以,有些人唤不回来,不是情不到,不是理不到,而是时间不到。即使有的人最终真的没脸回来了,也必在某一时刻,看清了所有,也懂得了所有。

人世间,多少人等在风中,等在雨中,等在绝望无助中,等一个痴绝者,等一个负心人,走的人一去年,等的人望穿秋水,寸断肝肠。

走的人,是一个执念。等的人,何尝不是另一个执念。一个错误矫正不了另一个错误,但两个错误会误了好多人。

决绝要走的人,让他走就是了。即使有朝一日等回来,也不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了。既然情断,既然义绝,那就放他走,这样,好让自己优雅转身。

朝花夕拾

最美不过金山岭

赵威/文

万里长城,金山独秀。那日,领略了箭扣长城的雄奇险峻,我不顾膝盖韧带旧疾复发,马不停蹄地赶往金山岭。听说,长城把最美的一段留给了它。

金山岭处在司马台与古北口之间。这一带的山,不像山,更像无垠的波涛,铺到目不能及的天边;又像历史的展台,把长城陈列在此,供世人饱览它的长、它的巧、它的不朽。或许,正因为山势的平缓,才使得这段长城修到了极致,障墙、垛墙、拦马墙,战台、炮台、瞭望台,立体防御体系如铜墙铁壁,固若金汤,成为明长城的精华所在。有趣的是,长城脚下的山民,守着这得天独厚的资源,不仅做起了旅游生意,也爱上了摄影,屡屡斩获大奖。他们捕捉着金山岭千变万化的美,呈献给世人无限惊喜。如一位农民摄影师所言,“长城看着我长大,早上一睁眼,长城的影子就落在炕头”,长城的根已深深扎入他们的灵魂,激发着创作的冲动。

十公里的金山岭长城密布百座空心敌楼,身姿各有不同,城墙沿着逶迤的山岭,跌宕起伏,冥冥中,像是有一根指挥棒在舞动它们。那个操纵长城起舞的,便是名将戚继光。朱棣定都燕京,惟蓟州镇防守松懈,北归的元人屡谋复兴,乘虚而入。朝廷北调戚帅继光,并带三千戚家军

以倡勇武,大雨中,军士徒步不移,军纪严整,声名大噪。名将当之无愧,戚继光一眼看穿了蓟州长城的薄弱所在——华而不实。五年时间,增设敌楼千二百余座,既能作士兵休憩之所,又能存粮草和兵器,并创造了障墙、文字砖和挡马石的金山岭长城三绝。当来自南方的戚家军换防至此,举目远眺,云蒸霞蔚,高处的两座敌楼被朝阳烧得通红,如披红袍、挂铠甲上阵的将军,金色光辉染满了城墙与山体。此情此景,最是思乡,前有古人“撩边愁听不尽,高高秋月照长城”的哀愁。在这燕山腹地,他们思念的是家乡镇江名胜大小金山,便将两楼冠以“大金山楼”“小金山楼”,并唤起一个响亮的名号——金山岭。

思绪随着长城起伏,飘往高天。看那漫过城墙的荒草,随风摇曳,如同历史风云飘忽不定。金山岭长城修筑不到一个甲子,大厦倾颓,大明兵败如山倒,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的城门,万里长城从此结束了它的重任,历史似乎又轮回到了陆游笔下:“千金募战士,万里筑长城。何时青冢月,却照汉家营?”再看金山岭的气色,犹如宋家王朝的回光返照,再坚固的城墙,也终究抵不过内政不修,君不见“长城万里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”!

这时,我倒羡慕起了长城脚下的山民。